[乡村纪事]

来去野猪林

□ 符浩勇

街对面那家“野猪林”酒店，三年前只是一间抱罗粉店铺。

那时两间临街铺面打通了中墙，半间为厨，一间半为堂。年过半百的老发爹掌勺，二十出头的女儿跑堂。每个墟集，刚朦朦见光，父女便起身了，摆好六七张八仙桌般大的圆木桌，十多张巴掌大尺余长的凳子，老发爹甩响扎在腰间的围巾，吆喝两声开市了。我那时刚到这个小镇蹲点，图方便常到那里吃早餐，老发爹每回见着我，脸上就露现巴结的笑纹。至今我仿佛记得那时的抱罗粉真的又白又嫩又软又滑，我每天去了吃，次日又吃而去。

野猪林酒店取代抱罗粉店也只是两年间的事，却已见一定规模，原来两个铺面被一栋三层阁楼代替，而掌厨的是老发爹的女婿宽财。据说是他无师自通练就一手调味配料招数，不咸不淡、又脆又滑、爽口香醇、爱吃什么味的就能吃出怎样的味来；大堂里每天十余张餐桌围得拥拥挤挤，女人一个跑不赢，就招了四个山味野气十足的村姑帮手。以往老发爹的抱罗粉店来的吃客都是赶墟的农家人，日午了就叫上一碗半勺的权当充饥，最奢侈也只是加打一只鸭蛋，匆匆地吃又匆匆地走。而今宽财的酒店来的吃客却是贵贱不分，宽绰人家或者外来商贾来吃是图新鲜，而吃力卖气的农家人花上 20 多元来杯米酒吃实惠。

我踏进野猪林酒店，已是镇里的挂职科技副镇长。

镇里虽然饭局不少，但也不至于我每天都应酬，加上镇政府没有食堂，经商定每月付 600 元给酒店，我没饭局时就去吃便饭。头一回，镇书记带我去时，宽财对我一笑，颇似当年老发爹与我照面的神情。我记得那次陪书记吃饭，宽财也过来倒两杯，结账时挂镇政府 680 元。此后，只要镇政府没有应酬或是有应酬轮不上我忙活，我就往野猪林钻，不时也就会逢上宽财，但这时他不是主厨，成了袖手旁观的老板。我发现他手上戴着一只很抢眼的钻戒，又抽着名牌“三五”洋烟。后才听着他买中街上的“私彩”，冒头包尾三字乱赌赢了近 10 万元。有时他掏烟时看了我一眼意欲甩给我，我连忙摆手婉谢。我很知趣，镇里一个月付 600 元，我也只能是稀饭送咸鱼或菜脯。

之后，我去酒店，逢上宽财，他咧嘴招呼我：“来了？”我也回答：“来了。”只是他不再向我敬烟。再后，我去酒店，好不容易逢上宽财，他仍招呼我：“又来了？”我只笑笑算是应答，可从他脸再找不到那种巴结的和颜悦色。

转眼半年过去。此期间，镇里组织下乡搞野种培植，我几乎都吃睡在乡野田头，已是许长一段时日不去野猪林了。

本来那天县上来了人的，镇长也嘱我去陪宴，只是我手上要赶一份材料，镇书记要用作汇报的。于是我就往酒店跑，匆匆点了份简单的快点，宽财见着我：“你还来了？我以为你早不来了？你这样是要吃到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明白，就说：“没应酬我还会来。”没想到，他狠狠吸了一口烟，呼出浓雾罩住脸孔，说：“你也是一个镇长，虽是副的，但也吃人间烟火吧，吃喝也总不能这样节俭，镇政府也不至于困难到用一顿饭打发你一个月伙食；其实，你可以点别的什么特色风味菜，也算是接待朋友或亲戚，账挂了，镇政府也会认账的。”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担心我的 600 元会吃蹦掏空他的野猪林。

我不好辩争什么，只说：“粗茶淡饭很有利于健康，要奢侈排场我不能破这例。”宽财说：“你也太死脑筋了，不吃白不吃，又不见让你掏衣袋，至少变个味换个胃口又怎样？当今除了小孩不换，老婆也能变，你看我不就离了——”

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已有许些时日没见到老发爹的女儿忙来紧去的身影。宽财盯着我，说：“下回你来，我帮你点个野味，你喜爱吃，吃不完打包走，账你记上就是了。你不就是来镇里挂职吗？挂账也是一种体验！”

我正待回话，宽财爱理不理般向厨房走去，好像有谁在招呼他。我忽然发现他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已用摩丝整理出一派油滑。而此后，我再也没去野猪林。

[岁月山河]

国际旅游岛人

□ 刘晓林

向南，再向南，蓝天之下海水中央，有一取名海南的岛屿。不晓得岛屿已在潮汐中伫立了几多年，却不用掰指就记起她被冠名“国际旅游岛”已时过半载。两季的光阴，于历史不长，于人生不短。无论长短，必会给作息于岛屿上的人们带来一些什么。譬如，从媒体看到有人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称谓“国际旅游岛人”，我遂心动。

二十年前涉水上岛，恰逢解放军高擎红旗进军黎寨，荷锄负犁向贫困宣战。我亦欣然领命，随战友翻山越岭入住草寮。黎家父老兄弟热情，以酒相迎。虽未敢违背军令举杯应邀，却也好几回醉在了他们憨厚朴实、怡然自得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酒态里。当瓜果们在曾经荒芜的菜园里交头接耳，当小猪崽哼叽着美好的未来走进新建的猪圈，我们奉命撤回了营区。时隔半月，当我们再次走进黎村，幻想中的喜悦却被现实拍打得风生水起：菜园荒了、猪圈空了、村子脏了、汉子醉了。问起醉眼惺松、朦胧日月的黎家汉子，竟恹恹然回答说菜和猪崽都已经成为他们穿肠而过的佐酒佳肴，余味缭绕!从黎村回来，心里打下一个结，结结实实，难以解开。不久，随工作变动，从乡村迁居都市，心竟又被打下一个结，依然结结实实：当街方便、随手扔物、麻将声声、低洼高坎……还有随风起舞的枯枝杂物，四处溢散着满目萧杀。目睹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办公楼里趿着拖鞋“噼啪”行走时，我隐约看见，上天赐予现代都市的美妙环境、经建设者们精心培育正在萌芽的时代文明，被一个又一个陋习，肆无忌惮地扔回到了远古的荒蛮里……

时光荏苒中的幸运，是今年春节，架不住妻子与女儿的磨缠，驱车进入黎民相对稠密的居住区——五指山市。入得黎村，所见所闻，与心结对照判若天地。我们和朋友是正午时分驱车进入黎村的，单不说漂亮的楼房，仅是路旁满眼翠绿、腰肢花颤的农作物，连同村内的整齐与洁净，就令人心窗骤开天高云淡。进入一个农家乐式的饭馆，黎家少女清秀的面容，以及她们身着的鲜艳民族服饰，似是黎家人特意为我们备下的一道秀色之餐。席间，原本是不准备喝酒的，但挡不住黎家汉子、饭馆主人的盛情美意，接下了一杯黎家人自酿的山兰米酒。陪饮之间，饭馆主人和我们谈起了黎村的变化，千言万语，壮怀激烈。虽没能完全听明白，终是得出了“变化来自认识、精神和毅力”的领悟结论。饭馆主人感叹说：以前，我们只想到吃饱，没想到吃好；只想着过日子，没想到过好日子。现在不行了，不想吃好、不想过好日子，自己的良心都不答应!饭馆主人的“海南普通话”听起来有颇费力，却字字如风，引领着我心飞翔。黎家人依然“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依然举杯相邀。然而，酒酣耳热时，我却从黎家汉子的言谈举止中读到了一缕新风、一地阳光。

返回市区的路上，朋友介绍说，近几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当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春风拂过黎村，黎家人像是迎来了他们的一个灿烂黎明。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黎族的山寨文化、山歌文化、语言文化、服饰文化、中草药文化等等，都如雨后春笋生机盎然，它们正引领着黎家人一步一步迈向美好的明天。

因为有了天壤之别的感受，就自然对都市的事物多加一些关注。细心之中，发现都市今昔竟也有天地之分。街道的整洁与井然自不屑说，曾经不绝入耳的巷尾麻将声似是被击溃之军正在悄然撤退，曾经于市场一隅赤膊喧闹彩票的声音似是正在被健行的脚步声渐渐淹没，曾经一壶茶水泡完一日光阴的情景似是正在忙碌的身影中黯然淡出……心结又解，忽然自问：据此，作息于“国际旅游岛”上的人们，是否也可誉称为“国际旅游岛人”呢?思想不然。国际旅游岛的特征不是几处历史景点、自然景观和几片海滩、几幢高楼、几个鲜见的改良举止就能包揽无余的，作息于岛屿上的人至少在目前还不能因为居住在冠名“国际旅游岛”的地方，就高一脚低一脚地扯呼为“国际旅游岛人”。“国际旅游岛人”还包含着物质、精神、时代、素质、条件、设施以及文化内涵、道德操守、修养习惯等等众多的元素。国际旅游岛是一顶帽子，戴得好时可增添魅力、彰显活力，戴得不好，就会把这顶帽子给玷污了、弄破了。这顶帽子，要戴，也不能戴在一两个人的头上，它必须戴在海南每个人的头上。岛屿兴衰，匹夫有责!而且，这顶帽子还面临着众多的威胁，如“无良导游”、“天价海鲜”、“飞车抢夺”等等，它们皆为人祸，亦皆可能是玷污、损坏这顶美丽之冠的元凶。战胜或消灭它们，还需要时间、需要斗志、需要力量、需要……

虽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然而想起苏轼在儋耳搭草堂解惑授业，留下“三年儋耳余甘露，千载琼州出凤凰”的佳话，便登高望远，但见风起南海千舸竞渡，但闻战鼓交响声入云霄，想那岛屿上旌旗招展之日，必不会遥远。是日，我等可拔直腰杆拍着胸膛与人相告：我是国际旅游岛人!

[杂说新闻]

由书店倒闭说开去

□ 陈清华

前些日子，当从媒体上传来广州三联书店倒闭的消息时，我很无语。真的不敢相信，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在许多读书人心目中有极高地位的，倡导生活、读书、新知的广州三联书店竟然也倒闭了。接着，又看到新闻报道说，暨大西门的学而优在六月份也关闭了，据说是租金上涨了。

实体书店的倒闭，并不是个别现象，回顾近十年，将近五成的民营书店相继倒闭，例如打着“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标语的第三极书局三年内亏损 8000 多万，最后不堪重负在“巨亏”中倒下。

席殊书屋，这个曾经是全国最大的书店连锁企业，高峰时门店遍及 30 多个省区市的 400 多个城市，如今，600 多家加盟店或倒闭或已更换招牌。而名噪一时的明君书店、思考乐书局也相继黯然收场。来自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书业商会的数据显示，在过去 10 年的时间里，有将近五成的民营书店倒闭，而倒闭趋势还在加剧。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书业商会副会长王笑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商会在北京市场做的调研以及会员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剩下的五成书店今年可能又有一半会倒闭。

一方面，读书人数在减少，另一方面，网上购书逐渐成了许多人的习惯。网上购书实惠、便捷，一般书籍在网上购买均可打 6 至 8 折，能为消费者节省 5 到 15 元钱，受到很大一部分青年消费者的青睐。广州购书中心三联书店总经理王小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不少网络书店把书价做得非常好，分薄了学术性实体书店的份额。

这消息，对于我这样的爱书人来说，心情显然不是郁闷两个字能够形容的。我从小就喜欢泡书店，简直可以废寝忘食，喜欢逛书店就像女人喜欢逛服装店一样，书店就像我的精神家园。记得出差上海时，我打的直奔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因为上海书店的三楼常年处理旧书。只要你有耐心和眼力，就不会空手而归。

可是，我不能不担心，以后我恐怕只能到网上逛电子书店了。

拿什么拯救你，曾经让我废寝忘食的书店!

除了是个书虫之外，我还是个电影迷，每周至少一场电影是能够保证的。我的工作时间是在晚上，白天是我看电影的最佳时间。有时候，电影院里常常为我一个人放专场。但最近发现白天看电影的愿望也“岌岌可危”了。前几天，我到一家影院看电影，本来是看早上 10:30 的那场。问票价，25 元。这个时段只有《魔法师的学徒》，工作人员告诉我等一下再买，说至少要凑够四个人买票，才可以放映。我问，如果到了放映时间还不到四个人呢？她说，那么，这一场就不放了。

我只好放弃。

如果没有经营的压力该有多好。

我想起一件事。龙应台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为了满足影迷的求知欲，让人在“台北之家”内建了仅有一百多座位、没有任何经营压力的小众电影院——“侯孝贤电影院”。由文化局出资建成，然后交给大名鼎鼎的导演侯孝贤经营。学者李欧梵撰文介绍说，记得多年前曾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专访这位导演“作家”的文章，内中侯孝贤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家小电影院，专演自己和其他导演的作品，不必受票房的限制，一部好片子可以一口气上映几个月，只要有少数人看。

这让我想起自己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开一家书店，一个满足纯粹书迷的书店，光顾者必定是真正爱书之人。不必承受经营上的压力，专卖经典书，另有自己和其他作家、学者的书，书店内有咖啡厅和鲜花店。让那些真正爱书者可以流连忘返、可以终日泡在经典书中熏陶情操。

在全民追求成功、成功几成全民信仰的当下，我这样想，无异于痴人说梦。关于成功，周云这样说：“前不久发生的唐骏假文凭风波中，有很多人站出来为唐骏辩护，他们的理由是：唐骏成功了。对于成功，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恶感的。比如我经常怀念像老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呵护我们的初中班主任，至今，我们很多同学都还很感念他。这种感念，在我看来，证明他是成功的。但遗憾的是，现在流行意义上的成功并不包含这样的意思。现代人心仪的成功，并不一定指某人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而是指个人能够占有和支配多少社会资源，资源越多，就越成功。其社会贡献，倒是在其次。按照这个逻辑，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成功人士。”

成功学竟然是这样时代的显学——虽然，它实际上还不是一门学科，但现实中诸多人就认这个。一个人如果想平凡，那简直就是没出息，就是平庸。至于说，如果有人学颜回安贫乐道，那就是一失败者。但一个社会要做到人人都成功，成为成功人士，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我还是认同钱钟书的说法——“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眼下热热闹闹的出版界那些“思想鸡汤”书算学问吗？看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和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现代的学者会不会惭愧？只是眼下，这些书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能否出版都是个疑问。纵然能自费出版，出版社有哪个责任编辑来“把关”还真是个问题。

重建家园

李英挺 摄

[诗页]

救灾诗三首

□ 吴海峰

近日水灾，村庄淹没，人口转移，损失惨重。政府领导，军民抗洪。八方支援，众志成城!有感，作诗记之。

（一）

茫茫山水没村楼，骤雨西风积夜愁。
浊浪滔滔忧泪眼，儿童惊指有轻舟!

（二）

阴雨成灾天有仇?军民抗水吼声稠。
府员夤夜挨家访，村角墙隅再细搜。

（三）

人称水害是天仇，林毁山荒旱涝稠。
风雨逆行天地怨，何时可解水中愁?

《士兵日记》外二首

□ 陈绍炎

《士兵日记》

使命托起生命，
真情遏止灾情。
暴雨洪灾的惊魂一遇，
到处都是李向群的身影。

党支部委员

暴雨、暴雨、大暴雨，
党支部委员又一次握拳高举。
用五十九岁的铁锤镰刀人生，
转移了无数的告急、危急。

海南加油

海南加油响起，再响起，
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继续。
炎黄子孙的风雨同舟啊，
唱响重建家园凯歌的主旋律。

[一种声音]

大女人精彩活一回

□ 屠欣

时下，有个问题老纠结，当今女人怎么就不值钱了呢?打开电视，看到的是《大女当嫁》电视剧，主人公江大雁，多好的女孩啊，美丽，有文化，不错的职业，才 30 多岁就成了没有男人要的剩女。最雷人的是脑子被门挤了的编剧，在剧中竟让她和 60 多岁的老男人谈起恋爱。天啊，都是杨振宁和翁帆惹的祸!再看江苏台的《非诚勿扰》征婚节目，二十几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又恶俗的男人，用选妃子的眼光，恶狠狠的扫射，最后竟然还一个个铩羽而归!我不得不惊呼：婚姻的后现代时代到来了，女人成了男人宅子里的一件摆设!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所有中国女人的冬天来到了!

毛主席说过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一样办得到。我们小的时候，这句话，全国人民是深信无疑的。那时，妈妈，爸爸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冷落我，打球，游泳，自行车，爸爸教哥哥必然带上我。我 8 岁参加乒乓球队，9 岁练游泳，14 岁练射击。从不觉得比男孩差。大一岁的哥哥更处处宠着我让着我。在去农村的选择上，哥哥高中刚毕业就报名，把晚一年毕业的我，理所应当的留在城里。17 岁高中毕业，靠着哥哥的牺牲，进了家乡的丝绸厂。学徒期间，我不仅很快掌握了技术，当上了千米无次绸的先进生产者，还成了全厂男孩子关注的焦点。我写小说写话剧，参加演出，打球游泳无一落后，虽然我是个小小挡车工，但追求的人不要太多啊!哪象可怜的江大雁啊!

那个年代，女孩子好象不管什么职业都有人追，从来不会挂单。每个女人都会生活在男人们的追逐、热爱之中，我呢更是在众星捧月的环境里，感觉好极了。再后来，就更不用说了，我上大学，当记者，和男人们一起去五指山原始村落采访，去水灾、风灾现场，从来没有因为是女人而示弱。追求者们说我是报社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30 岁那年，来到广州，从拉广告开始，办杂志，搞展览后来又下海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十几年里只身游走在全世界 40 多个国家，我真的没有因为自己是女人，是一个年纪不小了的女人而不爽过。也从来没有缺过男人的追捧，欣赏。情感世界，每一次的相遇，我都是真心付出，在遭遇失望后，又主动起脚踹人。春去秋来，我高扬经济独立的大旗，用大女人的思维，大女人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精彩的活了一遭。在快乐里，笑靥如花，自由飞翔!可今天，这个世界让我惶惑了!优秀的女人成了剩女，如花的妹妹成了被选的商品，有钱有势没钱没势的男人们，都有了收藏爱好，美女们成了他们宅子里风格不一的摆设。世道有点不公吧？不知这是进步还是倒退了啊？秋瑾说的好，秋风秋雨愁煞人啊!好想好想对电影电视中的中国老少爷们说：你们今天有点矫情，感觉有点良好哦!也许职场上女人不如你们，但女人的韧性，生命会比你们长得多，女人更有你们超越不了的长处。收起傲慢吧，学会尊重女性，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识!一定不把自己当皇上，当汤姆·克鲁斯，当杨振宁，用无私的大爱来保护我们的母亲、姐妹，保护女人的尊严，让中国女人的春天快点来到吧!

[情怀深处]

我抚父亲的前额

——父亲周年祭

□ 罗海波

父亲走了。走的那样匆忙。享年 77 岁。

2007 年初夏，我随会议代表在三亚南山参观考察。突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是母亲卧床不起。我当即请假赶回家中。见母亲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便决定带母亲上海口看病。

医生为母亲作了各种检查，要母亲住院治疗。母亲对我说，父亲身体也不好，夜里咳嗽的厉害。我带着父亲做检查。检查后，医生把我叫到诊断室，说父亲的病很重。我焦急的问：“是什么病？”“肿瘤，而且已经是晚期了。”一刹那，我顿觉天昏地暗，仿佛天塌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连感冒都未曾有过的。

查出肿瘤，医生让父亲住院治疗。父亲说什么也不肯。为了让父亲能接受治疗，我和哥哥恳请医生，不让父亲知道自己患的病，只说是肺炎。由于父亲的病已到晚期，手术、化疗等医疗手段对他已无济于事。医生只能够对症治疗。在不到两年的日子里，父亲接二连三的检查、住院、打吊针。尤其是住院时，吊针一瓶接着一瓶的打，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二点多钟。年轻人打个把小时的针都耐不住，更何况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呢。“这瓶打完还有几瓶，什么时候才能打完。”父亲有时问。我宽慰他：“快了，很快就打完了，累了就睡吧。”我知道，祸从天降，这个时候再宽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父亲闭上眼，在疲惫中迷迷糊糊睡了。枕边小桌上不知道是谁送的鲜花对他绽开笑脸，父亲偶尔睁开双眼，对着我们笑笑，反而用沉静的神态和温煦的目光宽慰我们。我不忍心看着父亲被痛苦百般折磨的样子，轻轻地用手抚摸父亲的额头，手掌滑过父亲那满头稀疏的白发，内心悲凉。

父亲刚入院时，还能吃能睡。为不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不让送饭，每天打完吊针，自己就到医院旁边的小食店吃饭。父亲一生喜酒，每餐饭都要喝上二两酒。住院后，医生一再嘱咐不要饮酒，每次吃饭时父亲要酒喝的时候，我就劝父亲不要再喝，父亲执意地说，我没有病，不就是肺结核吗，不碍事的，就喝一点，我就这点爱好，不让我喝，那还不如让我死呢。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吃饭时不由分说给自己添了一杯。到了夜里，父亲突然肚痛，痛苦的身子直打哆嗦，我和弟弟急送他回医院。为此我受到医生极为严厉的责怪。父亲说，真没想到，酒差点要了我的命。从此以后父亲再不喝酒，一辈子唯一的这点嗜好，就这样活生生地让病魔给夺走了。吃饭时，只能拿起酒杯闻闻酒香。

父亲性格倔强。住院中，他不让我们兄弟几个请假，母亲身体不好，也只能隔三岔五去看他。思来想去，我们决定给父亲请个护工。可父亲说，请人很贵的，坚决不依。怕父亲不悦，我们只好随他。每天，兄弟几个轮流送饭，夜里在医院陪护。父亲除了患有肿瘤，还患有小血管脑梗，前列腺肥大，有时大小便失禁，每天要擦洗身体。一天，我因公务脱不开身，只好让妻子替我照料父亲。恰逢父亲发烧，失禁又犯，大小便全拉在裤子上，我妻叫护士帮助，护士忙不过来，误以为我妻是父亲的女儿，因而便叫她自己擦洗。我妻只好给父亲擦身，待擦洗好，换好裤子，父亲刚好缓过神来，知道媳妇为他擦身换衣，一声不吭。一连几天都不理我。妻子跟我道出原委，我恍然大悟，父亲一定是因为这事不高兴了也不好意思了，毕竟自己最隐晦之处让媳妇看到了。想起住院以来，每次护士给父亲擦洗身体，或是在父亲病重回到他生活和工作了近一辈子的农场，因路途遥远我们不能时刻在身边而不得不找护工照顾为他擦洗，父亲总是用手把床单举起来遮住自己的私处，那种羞涩实在是情理之所在，父亲遮的何止是私处，他遮的是自己的尊严啊!人说，人到病时无尊严，然而父亲的举动让我坚信，尊严无处不在，哪怕到死，尊严也会附着灵魂游走。

父亲吃苦耐劳、机灵能干、寡言少语。小时候，跟我们兄弟几个也很少说话。每天，他总是早早便出门工作，到了傍晚时分才回家。平时，我们主要靠母亲管教。父亲没有读过书，仅有的一点文化是在部队当兵学来的。凭着一股韧劲，父亲进步很快。在农场，从连队当工人干起，割过胶、开过推土机，担任队长，机关直属机务队长、基建队长，直到组织提拔到农场机务科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岗位，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父亲虽然把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上，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管我们。但父亲的慈爱，却一点一滴、无时无刻地陪伴着我们。我身体羸弱，经常闹病，每次生病，父亲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钱来，到饭馆买来一碗面条，里面有猪肝、鸡蛋，吃着热腾腾的面条，我的病仿佛一下子好了起来。

2009 年春节过后，父亲的病愈加重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父亲不慎跌到，造成骨折。从此卧床不起。肿瘤无情的吞噬着各个器官，造成难以抵御的疼痛。难以呼吸的肺气肿；鼓胀加重的疝气；无法动弹的骨折。谁受得了呀？不间断的用药，不间断的打吊针，并不能减轻父亲的痛苦。这时，父亲说话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含糊不清。只有母亲才能够听出来他说的话。到后来，即使是母亲也不能完全听懂父亲的话。白天，父亲让母亲把门窗打开，睁着双眼看着窗外，只能看着窗外那一片窄窄的景致。夜深时，父亲周身疼痛，痛苦地呻吟。可是，我却无能为力，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咽，只能以最大的耐心和超负荷的劳碌让他感到亲情的强大支持。而父亲以他过人的毅力，去与病痛抗争。躺在床上久了，父亲总是想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两只手一点点、从远到近地托顶着床板，极力要把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额头上沁出滴滴豆大的汗珠。

2009 年 8 月 8 日，星期天。早晨起来，我忽然感到不安，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我拨通大哥电话，问父亲的病情，大哥说没事。我的心稍稍安稳。晚上刚吃过饭，我的手机响起来，大哥要我立即赶回。夜里一点赶到家，一进门，父亲已躺在地板上。叔叔轻声地对我说：“去看爸爸一眼吧”。我掀开盖在爸爸头上的白布，见爸爸安祥的闭上了眼睛。我抚着父亲的额头，抚着父亲稀疏的白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喊着“爸爸，我回来晚了”。妈妈抱着我痛哭，整个屋子哭声一片。

父亲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他对事业的执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坚强与坦荡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只有爱生命，爱事业，爱生活，爱我心爱的一切的人，爱诡谲的宇宙，好好活着，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愿你在天堂再也不受人世间病痛的折磨，享受天堂那世人所不知的快乐!